



【文、圖／制度及政策組副研究員 林文樹】

人生的學習過程，犯錯是難以避免的，因為所謂犯錯，是指違反了人文所制定的約束，如此而言，人們想不犯錯也是必須經由學習而得，有一句話「入國問禁，入境問俗」最能表明這層訊息。人若不曾學習這地區的禁令、習俗，自然就容易違反約束而犯錯。

犯錯通常有兩種類別，一種是知識上的錯誤，一種是行為上的錯誤。糾正這兩種錯誤，一般所採用的方法就是處罰，處罰之中又以體罰為大部份。從文字的構造上看，「教」字《說文》說：「上所施，下所效也。從攴、爻子。」「爻子」字即是學習的意思，旁加「攴」，「攴」字的意思是手持棍子打，也就是說學習不好就要吃棍子打，可見從「教」字上看，古人在教學時也實施體罰，可知其由來已久。而這在學習的效果上扮演何種輕重的角色，也很難斷言，儘管現在人的理念進步開放，認為體罰有違人本教育的精神，不過認為必須實施適當的體罰以糾正學生的錯誤，尤其是對於行為偏差者，其效果遠較迅速而且彰著的老師，也是不乏其人。

孔子認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犯錯，但是不怕犯錯，只怕不改過，他說：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！」（衛靈公）有過不改，最主要是不能切實自我反省糾正，因此，一方面必須讓學生了解錯誤在哪裡，一方面學生也必須自我反省檢討，這樣才能避免再犯相同的錯誤。一般情形，孔子都是直接告訴學生錯在何處，而不會實施體罰，這可能是因為孔子的學生大都已經是青少年而不是幼童，所以比較偏重於認知上的糾正。認知正確，行為就正確，認知偏差，行為就偏差。孔子對於犯錯的學生所採用的處理方法都是注重在「知性」上的糾正和引導。以下我們舉出幾則孔子和子路的對話的例子來看看：

子路說：「衛君等待老師治理國政，老師第一件事將做甚麼？」孔子說：「必先正名。」子路老實不客氣的說：「是這樣嗎？老師你太迂腐了，正甚麼名？」孔子說：「子路你太粗鄙了，君子對於所不知道的事，總要抱持著闕疑的態度。如果名分不正，則言辭不順，言辭不順，事就辦不成，事辦不成，禮樂便無法興起，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，刑罰不中，人民就無所適從了。所以君子所名必可言，所言必可行。君子對於名言，從不苟且隨便的。」（子路）這是孔子糾正子路的錯誤，先告訴他對於不了解的事不可妄言，要抱持闕疑的態度，再告訴他何以要先正名的原因。

子路使子羔擔任費邑的宰長，由於子羔尚未具備治邑的能力，孔子對子路說：「這樣只會傷害他。」子路回答說：「既有民人，又有社稷，就可以學習，何必一定要讀書才是學習呢？」孔子說：「最討厭的就是狡辯飾非的人了。」（先進）《左傳》中也有類似情形的記載，子皮想讓尹何治理城邑，子產認為不行，子皮說：「我愛他忠厚，所以讓他臨城學習，漸漸的他就知道如何治理了。」子產說：「你愛人就讓他治城，就像還不會操刀就讓他割東西，如果這麼做，必定要造成傷害。」傳統的觀念是「學而優則仕」，可見古人對治理政事的慎重，子路想要先從政後再從中學習，既沒有新穎的見解，當然要被孔子認為是行不通的。

學生不一定都錯，老師也不一定都對，學生對老師的舉動覺得不妥時，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，這對老師來說，有教學相長的幫助，如孔子去見衛君夫人南子，子路很不高興，孔子手指著天說：「我見南子，若有不善之事，老天也會棄絕我。」（雍也）子路可能認為孔子要屈身行道，馬上提出了反對的意見，孔子也非常樂於接受，因為孔子了解到，教和學以及師生相處，都是彼此相輔相成的，像顏淵雖然常受到孔子的讚美，可是他對孔子都不曾表示過任何不同的意見，不能互相啟發，所以孔子就說：「顏回對我並沒有任何幫助啊！」（先進）